

北京唯一的烏克蘭餐廳

Original 張大東 真故研究室



基輔餐廳成員歌唱蘇聯國歌《蘇聯頌》卡瓦廖夫(右一)

基輔羅斯餐廳，北京唯一一家烏克蘭風格餐廳，籌建于2000年，在俄烏衝突發生後，受到許多中國人的關注。這間餐廳最大特色是烏克蘭國寶級藝術家的歌唱表演，他們有的來自蘇聯黑海艦隊歌舞團，有的畢業于烏克蘭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戰爭發生後，藝術家們有的正困于烏克蘭，有的心情低落不願意工作。如今，餐廳已暫停了表演活動。許多顧客和粉絲向餐廳打電話詢問他們的近況。7個月前，真故研究室發佈過一篇關於這間神秘餐廳的稿件，物是人非，今日特地重新發佈。

01 蘇聯老兵至暗時刻

北京有很多家西餐店，但烏克蘭風格的西餐廳僅有一家，它的名字是基輔餐廳，也稱基輔羅斯餐廳，坐落在公主墳附近的一個地下室里，主打烏克蘭特色菜和蘇聯裝潢風格。同時，店內的裝修風格也十分“懷舊”，大門口懸掛着含有蘇聯各加盟國國徽的旗幟，餐廳暗紅色的主色調，搭配着環繞天花板的花環，也營造出一種前蘇聯小酒館的感覺。

不過，這家餐廳在北京鶴立雞群的獨特招牌，既不是菜式，也不是環境，而是每天晚上六點半到八點烏克蘭國寶級藝術家們的晚間歌唱表演。自2000年餐廳營業以來，晚間表演就是雷打不動的既定環節。

從烏克蘭和俄羅斯遠道而來的東歐國家級功勳演員，有人拿到過全蘇聯男高音比賽第三名，有人2003年被普京授予功勳演員稱號，有人在1980年就成為了蘇聯功勳演員，但無論他們的身份如何，在這裡，他們的工作就是在顧客們吃飯時，提供佐餐音樂。你只需要提供100元，就能讓他們強忍着不適，唱一首蘇聯國歌《蘇聯頌》。

六點半之前的半個小時左右，是餐廳工作人員最忙的時刻。這個時候，已經預定好用餐的客人們開始逐漸到來。

來這裡的客人們大多數是中老年人，有些是家庭聚餐，大人們帶着八九歲的小孩子。大人們的共同特徵是，多多少少都經歷過蘇聯存在的那個年代，最少也趕上了蘇聯時代的小尾巴出生並度過童年。

人一多，餐廳里就會變得吵鬧。小孩子們開始在這個幾百平米的餐廳四處奔跑，耳背的老年人提高聲調，和餐桌上親友說說笑笑。服務員們在前台，出餐口來來回回，餐廳開始變得擁擠起來。

紅菜湯和炖牛肉的味道飄盪，隔壁桌伏特加的酒精味也讓人精神振奮，牆上掛着的電視機里，正在循環播放烏克蘭的相關視頻，烏克蘭國父赫梅爾尼茨基的頭像在螢幕上掠過，哥薩克騎兵刀搭配着烏克蘭語，讓人提前陷入沉醉。

這樣悠閑熱鬧的情況在傍晚六點半達到了高峰，來自東歐的藝術家們在這個時候進場，以一首聲調偏高的老歌作為開場曲。

餐廳的官方資料顯示，自餐廳營業以來，已有超過200位烏克蘭的歌唱家參與演出，也有少量俄羅斯的歌唱家。這批歌唱家成批從東歐趕來，每批人數不等。如果在年前歌唱家們簽證到期之前來，那你可以看到餐廳里最紅的兩位老人。一位叫做沙拉闊·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另一位叫做卡瓦廖夫·米哈伊爾。

沙拉闊在蘇聯加盟國烏克蘭出生，1973年在烏克蘭基輔音樂學院畢業後，次年加入了蘇聯黑海艦隊歌舞團，之後更是拿到了列寧共青團員獎章和蘇聯功勳演員稱號。屬於烏克蘭國寶級歌唱家。

卡瓦廖夫則是出生於蘇聯俄羅斯聯邦，比沙拉闊年齡稍小。卡瓦廖夫的前半生在俄

羅斯聯邦度過，1981年于羅斯托夫音樂學院畢業後，他在軍區歌舞團、軍樂團之間輾轉，直到1984年，卡瓦廖夫加入了黑海艦隊歌舞團，人生和沙拉闊重合，二人成了戰友。

黑海艦隊是前蘇聯四大艦隊之一，從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至今，歷史超過兩百年。于黑海艦隊任職，在蘇聯時期稱得上是個人實力的證明。當然，2003年普京授予卡瓦廖夫榮譽演員稱號也已證明瞭他的實力。蘇聯解體後，黑海艦隊被烏克蘭和蘇聯一分為二，卡瓦廖夫和沙拉闊兩位戰友也在兩國各自謀生。直到二人在基輔餐廳一同任職，這才算是戰友重逢。

兩位七十歲左右的老人，在異國他鄉雖然從事着唱歌這個伴隨一生的工作，但工作過程卻不儘是快樂。尤其是在唱一些特殊歌曲的時候，心里多少會有點難受。

就卡瓦廖夫而言，他被指名唱過的歌曲有《喀秋莎》、《神聖的戰爭》、《蘇聯頌》、《國際歌》等。

有時候，觀眾願意給予這位演唱家尊重，比如在卡瓦廖夫唱《神聖的戰爭》這首有中文版本的二戰時期蘇聯衛國歌曲時起立致敬，又比如在卡瓦廖夫唱《國際歌》的時候一同站起甚至一起唱。但最常見的情況，還是觀眾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透過手機屏幕看完整場演出，最後留下百元大鈔，讓《蘇聯頌》沾滿銅臭味。

演唱前蘇聯國歌時，卡瓦廖夫這個蘇聯土生土長，在黑海艦隊度過前半生職業生涯的老人心中泛酸。有那么一次，他唱着唱着哭了出來，被客人不經意錄下，放到了網上。

被客人指名唱《蘇聯頌》並非是他工作中遇到的至暗時刻，2016年9月，國內一個綽號“廁所哥”的納粹狂熱信徒，在基輔餐廳的晚間表演時身穿納粹軍服入場。當天，卡瓦廖夫穿了一套水手服內搭海魂衫，這是他的制服，指代他曾在黑海艦隊服役的經歷。在一首歌唱完

中抱着一台巴揚，手指熟練的按着鍵鈕，風箱拉動間，曲調悠揚。

這是一種對餐廳特色的標榜，也是歌唱者的才藝展示，只有這樣，才有顧客願意為她們的歌聲掏錢。在歌單上，有100多首歌曲，絕大部分曲目都是蘇聯時期的老歌。相當一部分曲目都屬於蘇式紅色歌曲，讓人不由回憶起那個年代。此外還有一些中文歌曲，屬於隱藏曲目。

對於餐廳里的白髮叢生的客人們來說，那個逝去的年代，正是他們的青春。那是一段學手風琴、學俄語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一旦涉及到情懷，很多人都願意掏錢。有不少顧客呼喚服務生點歌，或者親自前往前台點歌，還能順便看一眼在前台附近休息的歌手們。

當情懷用金錢交易來衡量的時候，餐廳就會出現特殊情况。

第一桌下單的顧客是三代人的家庭聚餐，老人中年人小孩都有。在前台下單後，娜塔莎和米哈伊爾走了過去。彈奏巴揚的小伙站在一旁，拉動了一個十分熟悉的旋律，緊接着，兩位烏克蘭歌唱家按客人需求，高唱1979年葉佩英版本的《我愛你中國》，原歌詞中的“我的母親，我的祖國”一字不落地唱了出來。旁邊幾桌的客人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拿起手機攝像、拍照，高聲叫好。

這些從烏克蘭來的歌唱家們並不會漢語，但是那些客人們喜歡點的中文歌，她們已經爛熟於心。在唱歌時，娜塔莎和米哈伊爾的表情都很嚴肅，盡力把一首歌唱到最好。只有在唱歌的間隙，二人

才會露出一個笑容。

一旁燈光下，窗外廣告布上噴繪的白樺林景色反射出一種明黃色的光輝，讓人不由想起曾經的蘇聯大地上，“從布朗斯克到西伯利亞，從伏

爾加河到貝加爾湖，廣袤的山川，寧靜的河水旁，到處都有茂密的白樺林”。那才是她們的故鄉。

這種謀生形式很容易讓娜塔莎她們內心波動，不過無論是悲涼還是鄉愁，也只有她們自己才能體會到。由於語言的隔閡，本該是貼心朋友的餐廳工作人員，充其量算是娜塔莎、卡瓦廖夫他們最陌生的熟人。兩撥人的最大交集，就是晚間表演時客人點歌的那一刻，除此之外，服務生們對這群烏克蘭同事的生活情況一概不知，也很難猜到這些瑰寶般的藝術家們出國工作的真正原因。

03 命運浮沉

自創立之初，餐廳就通過烏克蘭文化部向烏克蘭國家軍樂團、內務部功勳演員、功勳藝術家、人民演員等發出邀請，受邀者很難拒絕這份邀請。僅僅從烏克蘭文化部這個渠道來看，餐廳的邀請多了一份關乎外交的重量，讓人難以拒絕。



烏克蘭大使(左五)與餐廳工作人員合影

之後，卡瓦廖夫謝幕，欠身致意。納粹信徒站在一旁，凝視着卡瓦廖夫。

這一瞬間，演員謝幕的場景成了極具侮辱性的“蘇聯老兵向納粹道歉”，納粹信徒趁機拍下了照片，發到了網絡上，引起了小範圍的轟動。沒人知道這場事件的後續，拍攝照片的人逐漸銷聲匿跡，而卡瓦廖夫依舊待在餐廳里。

02 背井離鄉的烏克蘭人

2021年，由於疫情原因，簽證也受到了影響，卡瓦廖夫以及大部分藝術團的夥伴都被困在各自國家。目前餐廳內的常駐歌唱家人數較少，今天只來了娜塔莎和米哈伊爾兩個人。

娜塔莎和米哈伊爾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她們已經換好了烏克蘭傳統服飾，大片的白色作為基調，特色花紋在胸口和手臂作為點綴，下身則是綉花的裙子，一藍一紅，腳下踩了紅色的高跟鞋。頭頂花環綴着兩條絲帶，斜落下來。

按照傳統，第一首歌是要圍繞着餐廳轉一圈，每到幾個餐桌邊，娜塔莎和米哈伊爾就要停下來唱一段。負責配樂的是個中國小伙子，懷



拾起右臂行納粹禮的青年(左)與蘇聯老兵



娜塔莎和米哈伊爾



被網友譽為餐廳里最具有蘇聯氣息的階梯牆兩側是餐廳里東歐藝術家們的照片

- END -